

種百一事故

孔雀開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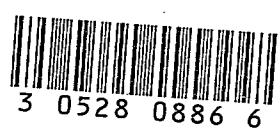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35
11
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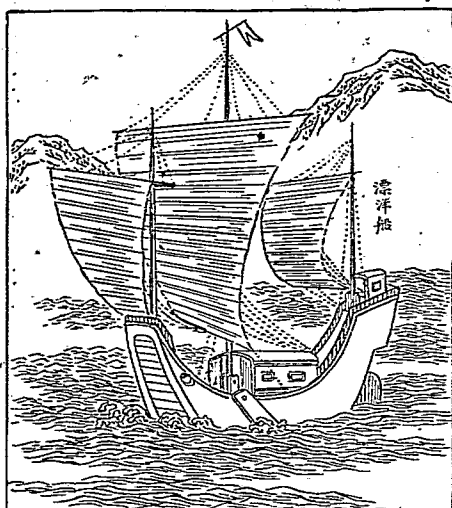
52

857.41
119.3
112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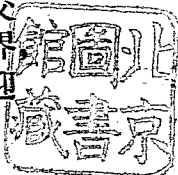
孔雀開屏

話說唐敖與林之洋離開君子國，一日到了白民國交界迎



孔雀開屏

面有一座危峯，一派清光，甚覺可愛。唐敖忖道：『如此峻嶺，豈無名花？』於是請問多九公是何名山。多九公道：『此嶺總名麟鳳山，自東至西，約長千餘里，乃西海第一大嶺。內中果木極盛，鳥獸極多。但嶺東要求一禽，也不可得。』



808383

嶺西要求一獸，也不可得。」

唐敖道：『這卻爲何？』多九公道：『此山茂林深處，有一麟一鳳，麟在東山，鳳在西山，所以東面五百里有獸無禽，西面五百里有禽無獸，倒像各守疆界光景；因而東山名叫麒麟山，上面桂花甚多，又名丹桂巖；西山名叫鳳凰山，上面梧桐甚多，又名碧梧嶺。此事不知起於何時，相安已久。誰知東山旁有條小嶺名叫狻猊嶺，西山旁有條小嶺名叫鸛鵲嶺。狻猊嶺上有一惡獸，其名就叫「狻猊」，常帶許多怪獸來至東山騷擾；鸛鵲嶺上有個惡鳥，其名就叫「鸛鵲」，常帶許多怪鳥來至西山騷擾。』

唐敖道：『東山有麒麟爲獸長，西山有鳳凰爲禽長，難道狻猊也不畏麟，鸛鵲也不怕鳳麼？』多九公道：『當日老夫也甚疑

惑，後來因見古書，纔知鸛鷄乃西方巨鳥，狻猊亦可算得毛羣之長，無怪要來抗衡了。大約略爲騷擾，麟鳳也不同他計較；若干犯過甚，也就不免爭鬪。數年前老夫從此路過，曾見鳳凰與鸛鷄爭鬪，都是各發手下之鳥，或一隻兩隻，彼此剝啄撕打，倒也爽目。後來又遇麒麟同狻猊爭鬪，也是各發手下之獸，那撕打跳躍形狀，真是山搖地動，令人心驚。畢竟邪不勝正，鬧來鬧去，往往鸛鷄狻猊大敗而歸。』

正在談論，半空中倒像人喊馬嘶，鬧鬧吵吵，連忙出艙仰觀。只見無數大鳥，密密層層，飛向空中去了。唐敖道：『看這光景，莫非鸛鷄又來騷擾，我們何不去望望？』多九公道：『如此甚好。』於是通知林之洋，把船泊在山脚下。三人帶了器械，棄舟登岸，



上了山坡。唐敖道：『今日之游，別的景致還在其次，第一，鳳凰不可不看。他既做了一山之主，自然另是一種氣概。』多九公道：『唐兄要看鳳凰，我們越過前面峯頭，只揀梧桐多處遊去。倘緣分湊巧，

不過略走幾步，就可遇見。』

大家穿過峻嶺尋找桐林，不知不覺，走了數里。林之洋道：『俺們今日見的都是小鳥，並無一隻大鳥，不知何故？難道果真都去伺候鳳凰麼？』唐敖道：『今日所見各鳥，毛色或紫或碧，五彩

燦爛，兼之各種嬌啼，無異笙簧，已足悅耳娛目。如此美景，也算難得了。』

忽聽一陣鳥鳴之聲，宛轉響亮，甚覺爽耳。三人順着聲音望去，只道是鶴鷺之類；看了半晌並無蹤影；只覺其音漸漸相近，較之鶴鳴尤其洪亮。多九公道：『這又奇了。豈有如此大聲，不見形象之理？』唐敖道：『九公，你看，那邊有顆大樹，樹旁圍着許多飛蠅，上下盤旋，這個聲音好像樹中發出的。』

說話間，離樹不遠，其聲更覺震耳。三人朝着樹上望了一望，何嘗有個禽鳥？林之洋忽然把頭抱住，亂跳起來，口內只說：『震死俺了！』二人都喫一嚇，問其原故。

林之洋道：『俺正看大樹，只覺有個蒼蠅，飛在耳邊。俺用手

將他按住，誰知他在耳邊大喊一聲，就如雷鳴一般，把俺震的頭暈眼花。俺趁勢把他捉在手內。』話未說完，那蠅大喊大叫，喊得更覺震耳。林之洋把手亂搖道：『俺將你搖的發昏，看你可叫！』那蠅被搖，旋即住聲。

唐多二人隨向那羣飛蠅側耳細聽，那個大聲，果然從其口中出來。多九公笑道：『若非此鳥飛入林兄耳內，我們何能想到如此大聲，卻出這羣小鳥之口？老夫目力不佳，不能辨其顏色。林兄把那小鳥取出，看看可是紅嘴綠毛。如果狀如鸚鵡，老夫就知其名了。』林之洋道：『這個小鳥從未見過，俺要帶回船去給衆人見識見識。倘如取出飛了，豈不可惜？』於是捲了一個紙桶，把紙桶對着手縫，輕輕將小鳥放了進去。

唐敖起初見這小鳥，以爲無非蒼蠅蜜蜂之類，今聽多九公的話，輕輕過去一看，果然都是紅嘴綠毛，狀如鸚鵡，忙走回道：『他的形狀，小弟纔去細見，果真不錯，請教何名？』多九公道：『此鳥名叫「細鳥」，形如大蠅，狀似鸚鵡，聲聞數里。國人常用此鳥候日，又名「候日蟲」。那知如此小鳥，其聲竟像洪鐘，倒也罕見！』

林之洋道：『妹夫要看鳳凰，走來走去，遍山並無一隻，如今細鳥飛散，靜悄悄連聲也不聞。這裏只有樹木，沒甚好頑，俺們另向別處去罷。』多九公道：『此刻忽然鴉雀無聞，卻也可怪。』

只見有個牧童，身穿白衣，手擎器械，從路旁走來。唐敖上前拱手道：『請問小哥，此處是何地名？』牧童道：『此地叫做碧梧』



上，也未可知。我們且把對面山峯越過，看是如何。」

不多時，越過高峯，只見西邊山頭無數梧桐，桐林內立看一隻鳳凰，毛分五彩，赤若丹霞，身高六尺，尾長丈餘，蛇頸雞喙，一身

嶺，嶺旁就是丹桂巖，乃白民國所屬。過了此嶺，野獸最多，往往出來傷人。三位客人須要仔細。『說罷去了。』

多九公道：『此處既名碧梧嶺，大約梧桐必多，或者鳳凰在這嶺

花文，兩旁密密層層，列著無數奇禽，或身高一丈，或身高八尺，青黃赤白黑，各種顏色，不能枚舉。對面東邊山頭桂樹林中，也有一個大鳥，渾身碧綠，長頸鼠足，身高六尺，其形如雁，兩旁圍着許多怪鳥，也有三首六足的，也有四翼雙尾的，奇形怪狀，不一而足。

多九公道：『東邊這隻綠鳥就是鸛鷀，大約今日又來騷擾，所以鳳凰帶著衆鳥把去路攔住，看來又要爭鬪了。』

忽聽鸛鷀連喊兩聲，身旁飛出一鳥，其形如鳳，尾長丈餘，毛分五彩，攢至丹桂巖，抖擻翎毛，張翅展尾，上下飛舞，如同一片錦繡，恰好旁邊有塊雲母石，就如一面大鏡，照的那個影兒五彩相映，分外鮮明。

林之洋道：『這鳥倒像鳳凰，就只身材短小，莫非母鳳凰麼？』

『多九公道：「此鳥名「山鷄」，最愛其毛，每每照水顧影，眼花墜水而死。古人因他有鳳之色，無鳳之德，呼作「啞鳳」。大約鸚鵡



鸚以爲此鳥有這樣彩色，可以壓倒鳳凰手下衆鳥，因此他出來當場賣弄。

忽見西林飛出一隻孔雀，走至碧梧嶺，展

開七尺長尾，張開兩翅，朝著丹桂巖盼睽起舞，不獨金翠縈目，兼且那個長尾排著許多圓紋，陡然或紅或黃，變出無窮顏色，好像錦屏一般。山雞起初也還勉強飛舞，後來因見孔雀這條長尾變出五顏六色，華彩奪目，金碧輝煌，未免自慚形穢，喊了兩聲，朝著雲母石一頭撞去，竟自身亡。

唐敖道：『這隻山雞因毛色比不上孔雀，所以羞忿輕生。以禽鳥之微，尚有如此血性，何以世人明知己不如人，反厚顏無愧，殊不可解。』林之洋道：『世人都像山雞這般烈性，那裏死得許多！據俺看來，只好把臉一老，也就混過去了。』

孔雀得勝退還本林。東林又飛出一鳥，一身蒼毛，尖嘴黃足，跳至山坡，口中唧唧咋咋，喊出各種聲音。這鳥喊未數聲，西林也

飛出一隻五彩鳥，尖嘴短尾，走至山岡，展翅搖翎，口中喊的嬌嬌滴滴，悠揚宛轉，甚覺可喜。

唐敖道：『小弟聞得鳴鳥毛分五彩，有百樂歌舞之風，大約就是此類了。那蒼鳥不知何名？』多九公道：『此卽反舌，一名百舌。』

話猶未了，忽聽東林無數鳥鳴，從中攛出一隻怪鳥，其形如鵝，身高二丈，翼長丈餘，九條長尾，十頸環簇，只得九頭，攛至山岡，張翼作勢，霎時九頭齊鳴。多九公道：『原來九頭鳥出來了。這鳥古人喚做「鶻鵠」，一身逆毛，甚是凶惡，不知鳳凰手下那個出來招架。』正張望間，西林飛出一隻小鳥，白頸紅嘴，一身青翠，走至山岡，望着九頭鳥喊了幾聲，宛如狗吠。九頭鳥一聽此聲，早已

抱頭鼠竄，騰空而去。這鳥也退入西林。

林之洋道：『這鳥爲甚不是禽鳴，倒做狗叫？俺看他油嘴滑舌，南腔北調，到底算個甚麼？可笑這九頭鳥枉自又高又大，聽得一聲狗叫，他就跑了。原來小鳥這等利害！』多九公道：『此禽名叫「天狗」。』這九頭鳥本有十頭。不知何時被犬咬去一個，其項至今流血。血滴人家，最爲不祥。如聞其聲，須令狗叫，他卽逃走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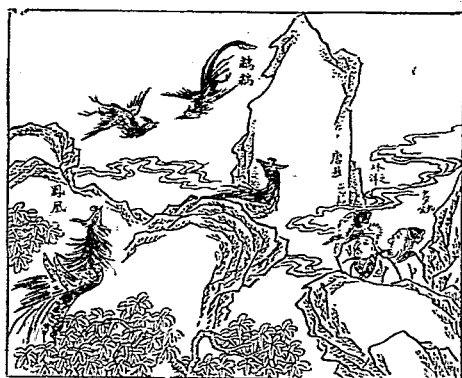
這時見鸛鷀林內攆出一隻駝鳥，身高八尺，狀似駱駝，其色蒼黑，翅廣丈餘，兩隻駝蹄奔至山岡，吼叫連聲。西林內也飛出一鳥，赤眼紅嘴，一身白毛，尾長一丈二尺，身高四尺，尾上有像瓢的東西，其大如斗，走至山岡，與駝鳥鬪在一處。

林之洋道：『這尾上有瓢的，倒也異樣。』唐敖道：『聽得古

人說：駝鳥之卵，其大如甕。原來其形竟有如許之大。這尾上有瓢的，他比駝鳥，一個身高八尺，一個身高四尺，大小懸殊，何能爭鬪，豈非自討苦麼？『多九公道：『此鳥名喚「鸚勺」，他既敢與駝鳥相鬪，自然也就非凡。』

鸚勺鬪未數合，豎起長尾，一連幾瓢，打的駝鳥前竄後跳，聲如牛吼。東林又跳出一隻禿鶯，身高八尺，長頸身青，頭禿無毛，攏至山岡。林之洋道：『忽然鬪出和尚來了。』西林內又飛出一鳥，名喚「跂踵」，渾身碧綠，一條豬尾，長有一丈六尺，身高四尺，一隻長足，跳躍而出，攏至山岡，豎起豬尾，如皮鞭一般，對著禿鶯，一連幾尾，把個禿頭打的鮮血淋漓，吼叫連聲。林之洋道：『這個和尚今日老大喫虧了。』多九公道：『原來跂踵出來爭鬪，他這豬

尾，隨你勇鳥也敵他不過，看來鸛鷁又要大敗了。」



時衆鳥飛騰，鳳凰鸛鷁也都逃竄。

孔雀開屏

那邊百舌鳥早已飛回。東林禿鶯被打不過，騰空而去。駝鳥兩翅受傷，逃回本林。只聽鸛鷁大叫幾聲，帶着無數怪鳥，奔至山岡。西林也有許多大鳥飛出。登時鬥成一團。那鸛鷁豎起大瓢，跂踵舞起豬尾，一起一落，打的落花流水。正在難解難分，忽聽東邊山上，猶如千軍萬馬之聲，塵土飛空，山搖地動，密密層層，不知一羣甚麼，狂奔而來。登



三人聽了，忙躲桐林深處，細細偷看。原來是羣野獸，從東奔來。爲首的其狀如虎，一身青毛，鉤爪鋸牙，目光如電，聲吼如雷；一條長尾，尾上茸毛，其大如斗，走至鳳凰所棲林內，吼了兩聲，帶著許多怪獸，渾身血蹟，隨後一羣怪獸趕來，也是血蹟淋漓，走至鸛鷀所棲林內，也都攬入，爲首一獸，渾身青黃，其體似麋，其尾似牛，其足似馬，頭生一角。唐敖道：『請教九公，這個獨角獸自然是麒麟，西邊那個青獸可是狻猊？』多九公道：『西林正是狻猊，大約又來騷擾，所以麒麟帶着衆獸趕來。』

只見猢猻喘息片時，將身立起，口中叫了兩聲，旁邊攛出一



隻野豬，攛着兩耳，一步三搖，倒像奉令一般，走到跟前，將頭伸出，送到猢猻口邊。猢猻嗅了一嗅，吼了一聲，把嘴一張，咬下豬頭，隨將野豬喫入腹中。林之洋道：『這個野豬，據俺看來，生的甚覺慳吝，那肯真心請客。他的意思，不過虛讓一讓，那知猢猻並不推辭，居然吃了。想必猢猻腹飢，大約喫飽就要爭鬥了。』

正自指手畫腳談論猢猻，不意手中那個細鳥，忽又鳴聲震

耳，連忙用手亂搖，那肯住聲。狻猊聽了，把頭揚起，順着聲音望了一望，只聽大吼一聲，帶著許多怪獸，一齊奔來。三人大吃一驚，遂急急逃回船裏，方纔無事。



7.61
9.3
52

